

战地萍踪

陆诒

战地萍踪

陆 诒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封面字画：程十发

装帧设计：柳成荫

文字编辑：孙竞男

战 地 萍 踪

陆 诒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通县教育局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8\frac{3}{4}$ 插页6 字数180千

1985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：30,000

书号：10132·036 定价1.80元

代 序

夏 衍

今年八月，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前，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岁月。

西方人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都是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算起的，而我们中国遭到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，则是早在八年前的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就开始了。从“九一八”到现在，时间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。陆诒同志在《战地萍踪》中说：“抗战前夕和抗战八年这个历史阶段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，有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”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，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，单靠“大事记”和教科书是不够的。其一是争取到这一段“兴旺发达时期”的到来，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；其二是从芦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这八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，而

这种既有团结、又有斗争的“合作”是曲折艰险、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。因此，要了解和总结“抗战八年”的真实历史，既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又要有身历其境者的生动、具体的第一手资料。从这个意义出发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，《战地萍踪》这本书的出版，是值得向史学界、新闻界、文艺界推荐的。

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，这就是范长江、孟秋江和陆诒。当时他们都还年轻，有的是勇气和干劲，他们深入烽火连天、硝烟弥漫的前线，从事战地采访，他们跑前线，也跑后方，他们采访过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、聂荣臻、刘伯承、邓小平，他们也采访过张治中、傅作义、卫立煌、蔡廷锴、吉星文，他们既迅速地报道了战况，也客观地评介了人物。我一直还记得一九三九年在桂林“国际新闻社”的一次集会上，一位青年记者要范长江同志在纪念册上题词，他写了“书生报国，笔耕不已”这八个字，这表达了广大的爱祖国、争民主的新闻记者的心声。遗憾的是范长江、孟秋江两位都在十年浩劫中含恨去世了，陆诒同志“历尽劫波”，还能在暮年“笔耕不已”，写出《战地萍踪》这本书来，把他的报国之心和他亲身经历过来的真实历史告诉青年一代，这就更觉得弥足珍贵了。

抗战八年，我也一直在做新闻工作，陆诒同志在《大公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的战地通讯，给了我许多新鲜的信息和启示。自从武汉弃守之后，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，于是大后方的一部分文化人就产生了一种“以党划线”的想法，“洪洞县里无好人”，“国民党全是顽固派”。陆诒的战地报道既尖锐地揭露了石友三、韩复榘、孙殿英，同时也恰如其份地表扬了吉星文、张自忠、卫立煌、傅作义。抗日战争是一场伟

大的民族民主革命，“爱国之心人皆有之”，在爱国救亡的号召下，不单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，即使是中央军嫡系的高级将领，他们的思想行动，也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，傅作义、卫立煌、韩练成，都是明显的例子。据我记忆，最早报道卫立煌谈“打仗一定要靠天时、地利、人和这三个条件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，军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，仗就打不赢”，就是陆诒的《卫立煌访问记》。记得他还写过一篇《张自忠和伤兵对话》，我曾把这篇文章介绍给《救亡日报》同仁，告诉大家，把国民党都看成顽固派是不对的，他们之中的某些人，也是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。

陆诒同志孜孜不倦地当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，他朴质无华、勤奋勇敢，在那个时期当战地记者，客观条件的艰难险恶，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，我从香港脱险归来，他也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度，翻过阿拉甘山，再经峻险的滇缅公路，比我后两个月才到达重庆。我给他看了蔡楚生画的《黄坤逃难图》，他也和我讲了他“手执缅甸刀”擦过缅甸北战场，“捡了一条命”回来的惊险故事。这真是杜甫诗中所说的“世乱遭飘荡，生还偶然遂”的情景。事隔四十多年，一回想还是记忆犹新。

我把《战地萍踪》推荐给广大读者，我相信读这本书，对于认识和总结八年抗战的历史，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，都是有好处的。

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

目 录

代 序.....	夏 衍
前言.....	(1)
闸北炮声.....	(3)
初访蔡廷锴.....	(6)
张治中淞沪杀敌.....	(12)
汤玉麟如此“守”土.....	(15)
傅作义热泪盈眶.....	(21)
百灵庙劳军.....	(26)
芦沟桥前线.....	(29)
长辛店告急.....	(34)
保定被炸.....	(37)
访冯玉祥.....	(40)
“铁军”军长张发奎.....	(43)
川军抗日香案相送.....	(46)
太原初访周恩来.....	(49)
娘子关激战.....	(55)
西安古城被炸.....	(61)

访问延安·····	(66)
毛主席一席谈·····	(71)
周恩来纵谈时局·····	(74)
彭德怀盛赞游击战·····	(77)
从平凉到银川·····	(80)
西线指挥不统一·····	(86)
马鸿宾与马鸿逵·····	(89)
宁夏禁止救亡运动·····	(92)
武汉《新华日报》创刊·····	(95)
再访彭德怀·····	(98)
访彭雪枫·····	(101)
韩复榘被枪决·····	(104)
访李宗仁·····	(107)
津浦线上的东北军·····	(110)
孙连仲训练新兵·····	(113)
从信阳到六安·····	(116)
随李宗仁去合肥·····	(119)
二十军守安庆·····	(124)
扫雪三里迎川军·····	(127)
台儿庄前线·····	(130)
张自忠飞兵救临沂·····	(138)
徐州突围·····	(141)
《新华日报》慰问战地记者·····	(147)
大江南北军纪太差·····	(150)
李汉魂庐山抗敌·····	(153)
四照楼约会蒋经国·····	(156)

沈钧儒慰问将士·····	(159)
暂别武汉·····	(162)
炮声隆隆自从容·····	(165)
南岳军事会议·····	(168)
广州失守的内幕·····	(171)
香港同胞捐献救护车·····	(174)
周恩来同志的指示·····	(177)
潼关屹立在炮火中·····	(182)
随枣战役·····	(188)
张自忠与伤兵·····	(191)
中原战场见闻·····	(194)
卫立煌盛赞八路军·····	(197)
随邓小平政委行军·····	(200)
刘伯承平易近人·····	(203)
见到了朱总司令·····	(206)
三访彭大将军·····	(209)
左权将军纵谈战局·····	(212)
朱老总胸有成竹·····	(215)
东北军怀念张学良·····	(218)
军民奋战在冀南·····	(221)
冀中访程子华·····	(227)
跟吕正操夜行军·····	(230)
豪迈风趣的贺龙·····	(233)
李公朴在战地·····	(239)
到平西去·····	(242)
马兰村访萧克·····	(245)

山村出版《挺进报》.....	(248)
子弟兵打出了威风.....	(251)
神通广大的游击队.....	(254)
彭老总谈反摩擦.....	(262)
后 记.....	(267)

前 言

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我跨进上海《新闻报》馆工作。第二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的炮声在闸北打响，我开始到战地采访，学习做一个外勤记者。

在淞沪战场、热河、绥远以及抗战初期在芦沟桥前线，我经常与伤兵、难民困顿在厄运之中，他们的迫切呼声与痛苦呻吟，使我难以缄默；而抗战前线爱国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，更激励我奋笔疾书，做了许多报道，以振奋人心。

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，我离开《新闻报》，由范长江介绍进《大公报》工作，被派赴山西战场采访。十一月初的太原，日军即将兵临城下，我在这里见到周恩来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将军，得到他们的热情关怀和正确指导。上海、南京和太原相继失守之后，一部分人悲观失望，人心波动。十二月初我访问延安，见到了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将军等领导人，及时报道了他们对坚持抗战和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必胜信念。

一九三八年一月，《新华日报》在汉口创刊，我仍由范长江介绍参加该报工作，从此我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外勤记者，先后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，从广东战区一直跑到华北敌后战场。一九四〇年滇缅路重新开放，我曾走过这段险峻的公路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，我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度，翻越印缅边境

的阿拉甘山脉，走到伊洛瓦底江的平原，其时我远征军正与日军在缅甸北部作战。几经险阻，我才回到重庆。所有这一切采访活动，我都在《新华日报》上作如实的报道，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，我们的通讯报道时常遭到扣发或删改。今天，我得到机会来重写这段亲身经历，就可以对当年扣、删的部分有所补充。值得庆幸的是：几十年来，我一直珍藏着当年的采访笔记、日记和剪报资料，即使在十年浩劫中也未被抄走，这对我写回忆时力求符合历史真实，有莫大的帮助。

抗战前夕和抗战八年这个历史阶段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，有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。在这个历史阶段，中国共产党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，去战胜一切艰难困苦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，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基础。

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。当年，强敌压境，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，国共两党二度合作，全国爱国军民万众一心，艰苦奋斗，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。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建设四化，此时此际，为振兴中华，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，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，更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愿！抚今思昔，我以拙笔写下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战绩，希望能对统一祖国的事业有所促进。

闸北炮声

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淞沪抗战，晚上，我住在《新闻报》报馆三楼宿舍，半夜里从睡梦中惊醒，隔壁采访科里电话铃声不断，人声嘈杂。一打听，原来驻闸北的中国军队同东洋兵打起来了！整个编辑部为此紧张起来，大部分人激昂慷慨，“九·一八”以来忍辱偷生，今天，中国军队居然奋起抵抗侵略了，为此感到扬眉吐气；也有少数人心惊胆怕，认为打起仗来，就不能再过太平日子了。我随许多同事一起跑到五层楼屋顶，倾听从闸北传来的一片枪炮声，大家你一句、我一言地在议论，推测打在什么地方。兴奋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一月二十九日上午，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更加紧密，敌机临空，进行残暴的轰炸。宝山路上的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被炸燃烧，烈焰腾空，大量的纸屑和灰烬被北风吹进了租界，民族抗战的义愤也象烈焰似地在我胸中燃烧。这时当务之急，莫如派记者到闸北战地去作现场采访了。我主动去找采访科副主任顾执中先生，表示愿意去闸北前线采访，不求保人寿险。他欣然同意，派我随原来分工跑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李祖唐到北站去采访。那位老记者李先生对我上下打量，问我的姓名和年龄，他对我这个二十一岁的新兵表示欢迎。他说：“此刻去北站，不是有人请客吃饭去，而是上枪林弹雨的战场，有你结伴也好壮壮胆。”

我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绕道出发，由兆丰公园（今中山公园）往西走出租界，经中山路桥到达闸北。这里同租界相比，确是两个世界，头上敌机盘旋侦察，周围枪声时断时续。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第六团（张君嵩团）所部士兵守卫在街垒旁边，附近居民在协助军队加固防御工事。走到闸北中兴路，适遇敌机低空扫射，出租汽车的司机立即停车躲避。等敌机过后，司机说什么也不肯驱车前进，我们进退两难。最后我建议：“让我一个人走到北站先去看看，你们可在此等候，如果时间超过两小时，那就不必再等了。”

走进被日军炮火轰毁的北站，看到有几列车厢歪倒在路旁，电线、玻璃碎片狼藉满地，前面不时响起步枪声。经过好几道哨兵盘问，最后由一位曾在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）诺尔医院当护士的中年人带我到前线指挥所。这个中年人我曾在医院中多次见到，彼此都面熟，我问他什么时候到军队里的？他说：“昨晚，枪声一响，我就到北站来自动投军，做我应该做的工作。”问他姓名、住址，他笑而不答。抗战的枪声就是号召，群众中自愿参战的无名英雄真不少。

前线指挥所设在北站东侧的一间小屋中，那天接见我的，不是意料中的十九路军军官，而是刚从南京调来的宪兵第六团第三营营长李上珍。

李营长先带我到观察哨去看日军阵地，向我详谈二十八日晚上作战经过。宪兵第六团奉调到上海，是来接收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区，原想缓和紧张局势的。李上珍的第三营作为先头部队于二十七日晚间到达北站。二十八日上午，他就去拜访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张君嵩团长，双方商定移交防区的各项部署。不料就在当天晚上，日军就杀上门来。“战斗打响时，”李

营长说，“我首先接到张团长的紧急电话，他问我前面情况怎么样？你们有什么打算？我说，敌人既打第一枪，我们不能不回敬第二枪，敌人打来，我们只有拚，这没有什么好讲的。我现在坚决服从你的指挥，坚守阵地。张团长听了我的答复，在电话中纵声大笑。他说：‘那好极了！我们都是爱国军人，在敌人进攻面前，再不要分什么十九路军和宪兵的界限，只有团结一致，狠狠地打！’日军有好几次想冲过宝山路向北站猛扑，都给我们奋勇击退。敌机曾在宝山路一带投下大量烧夷弹，纵火焚烧房屋，想利用火攻来扩展他们的阵地，我们一定要沉着应战，决不辜负上海人民的期望！”

眼前的事实，反映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来，民族危机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，国民党军队内部已起了分化，一部分人坚决主张抗战，即使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宪兵，当日军杀上门来时，他们也置上峰缓和“紧张局势”的命令于脑后，奋起抗战。可笑的还是那位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少将，他曾 在日本报纸上发表谈话，宣称：一旦发生战争，四小时即可了事。结果打了一个多月，证明所谓皇军也不是不可抵抗的。

初访蔡廷锴

第二天，一月三十日上午，我到市郊真如访问十九路军军部。当时军部暂设在真如东站南首的一座名为“范庄”的住宅，门口除有一名战士站岗警戒以外，别无显赫气魄。离门口不到两丈远，有一架被我军击落的敌机残骸停放着，引人注目。它是昨天被我军击毁的。昨天，雨雪纷飞，还有点迷雾，敌机以为我们没有高射炮，竟敢在一千米以下作低空扫射来威胁我们。军部卫兵连即以步兵排编成几个小组，用步枪组成火力网对空射击，一颗子弹恰恰击中飞机的油箱，立即引起大火燃烧，落到地上，人机俱毁。

到了军部，我受到七十八师秘书徐名鸿的热情接待，他是广东梅县人，谈吐不俗。他说十九路军打的是反对侵略的义战，得到了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。他认为：军队只有成为民众的武力时才能克服困难，取得最后胜利。接着他介绍我去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。

蔡将军是高个儿，剃平顶头，一张晒得黑黑的广东农民的脸，穿一套黄呢军服，钮扣也没有扣好，不断地抽烟，他正在与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商量重新部署部队，迎击日军新的进攻。我趁等候的空隙，打量了一下蔡将军用以会客兼卧室的这间小屋。这是一个简陋的房间，墙上挂着军用地图，一张行军床铺在一角。另外，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桌椅板凳。据说这

“范庄”原是广东人范肖之的别墅，战事甫起，住户们纷纷撤离避难，十九路军军部就暂设在此。不一会，区师长谈完公务，起身走了，徐名鸿趋前把我介绍给蔡将军，并向他转达了我的采访要求。蔡将军握了握我的手，说声“请坐”，沉吟片刻，就向我详谈这次被迫抗战的经过。

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，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和社会闻人杜月笙、杨虎等访问蔡将军。他们说：“贵军长体念政府苦心，遵命撤退上海驻军，以求息事宁人，保存上海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，同人等无限钦佩，除代表上海民众特致慰问致谢外，并预祝军长北上杀敌成功。”听了这番话，蔡廷锴想起一月二十四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到上海同他说的话，两者是一个意思。何应钦说：“现在国力未充，一切均无准备，日军虽有压迫，政府仍拟循外交途径解决。上海日方无理要求十九路军后撤三十公里，政府本应拒绝，但为保存国力起见，不得已忍辱负重，拟令我军撤防南翔以西地区，重新布防，望遵照中央意旨实行。”同时，何应钦决定，由南京调宪兵来接防。由此可见，南京政府和上海地方当局早已商量停当，答应日方无理要求，屈膝让步。

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蔡将军只得遵照何应钦的决定同意换防。

谈到这里，蔡将军显出忍无可忍的神情。接着，他说：“正当宪兵尚未接防之时，二十八日晚上十一时十分，日军竟然先开枪进攻闸北，我即命令张君嵩团迎头痛击，决不能后退。

“我和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立即驱车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，与戴戟司令等召开军事会议，共商抗敌大计，一面报告上峰并命令我军全部限三日内集中上海附近，一面通电国内外同